

黎明前的洗礼

鲁佃译
〔日〕钉崎卫 著

269.6

湖南人民出版社



K269.6

3
2

〔日〕钉崎卫／著／鲁佃／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黎明前的洗礼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釘 崎 衛

黎明前の洗礼

据有限会社鉾版社1982年版译出

黎明前的洗礼

〔日〕釘崎衛著

魯 佃 译

责任编辑：唐古拉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望城县印刷厂印刷

1988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3.625 插页：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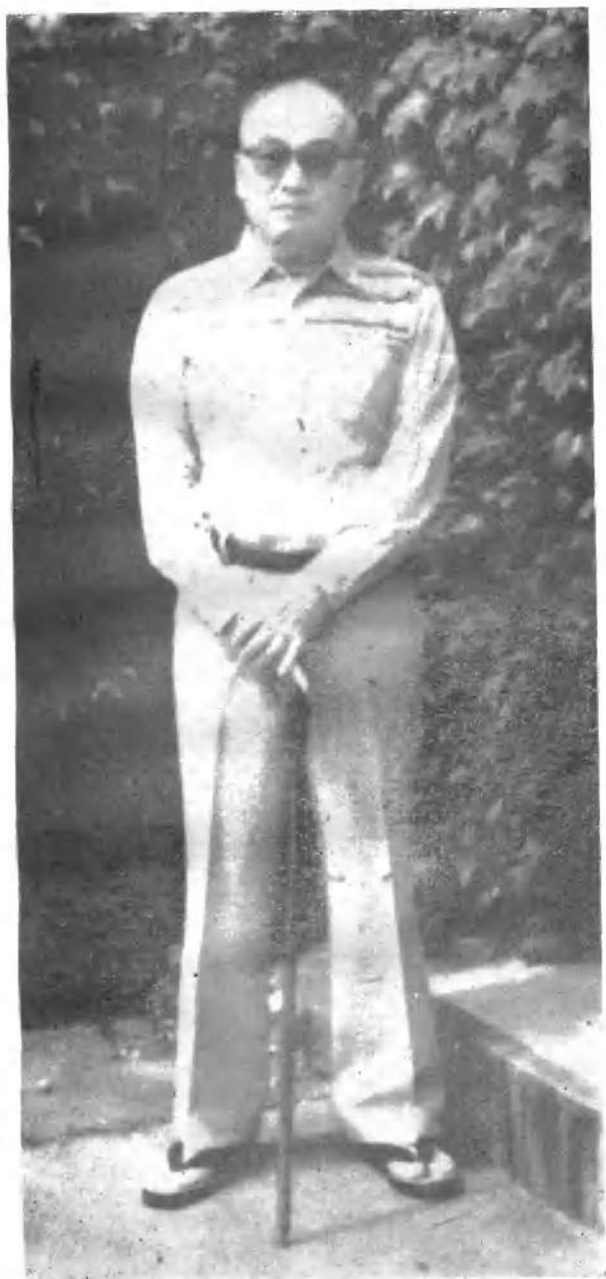
字数：56000 印数：1—4970

ISBN7—217—00413—6

I·169 定价：1.25元

湘人：88—9

釘崎卫一九八五年摄于日本宫崎自宅前



国人民。尤其是战后日本人民，他们本已有一
些关于中国历史的知识，而战后日本人民对世界
历史知识的学习，更应继续。在战后日本

回顾一个日本伙伴

——代序

三S，斯特朗、史沫特莱、斯诺，以及近年的
索尔兹伯里等对我国的报道已蜚声中外。现在我
们又有机会来读默默无闻的不以新闻为专业的一个
外国人的同类篇章。

本书作者，日本的钉崎卫，在我国生活十七
年，纪录所见所闻而成书，三年前在日本出版，当
兹译成中文时，作者嘱我为序。在书中写到的冀
察热辽边区报社电讯科中我们同事，他做报务员，
我先做译电后来也做报务。1956年钉崎回国，在他
出生的宫崎市地方机构做职员。前年我作为一个
代表团的成员去日本时，没有安排同他会面，后
来在长途电话中交谈了，得知本书的问世颇多磨
难。动笔时作者已双目失明，只好口述，录音，
由他女儿抄下，读给他听，他再修改。女儿不通
中文，书中过百的人名地名又要用汉语表达，可
以想见只此一点便难为父女二人了。

作者1939年十六岁时来华，在辽宁省锦州市

一间日本人经营的公司做电讯报务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公司倒闭，1945年9月作者受募于我方以谋生：供给吃穿，每月津贴高粱米四十斤。不久，国民党军压境，我们从锦州撤向农村时他本可自行离开，另谋生计。那时生活苦，风险大，还流传着对共产党的种种歪曲宣传，而且撤到农村后他回国的愿望也更难实现了。然而已经同中国共产党人共事月余的钉崎说“这个集团对我有着新鲜的魅力”。“这样的八路军，一向缺乏的思想基础是什么呢？”他要留在我们这“另一个世界里见识一番”，“求个知晓”（见本书）。这种求知的渴望，这种一个异邦人对中国事情的实事求是态度是难能可贵的。作者当时22岁。

撤离锦州后，作者所属的单位仍经常转移，他得以放眼观察，晚上在如豆的小油灯下写日记。他在那日记的封皮上工整地写下三个字：“思索记”。

作者在我们部队工作了几年，知道八路军是为人民服务的时说：“这丰满的人性抓住了我的心。”进而同“站在全新的立场上追求人类幸福的人们”并肩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身。那时我们报社的电讯设备简陋，国民党电台又在三面干扰。本书作者钉崎坚定地置身于我们的行列中同困难搏斗。他施展能够积下两组电码持续收报的

本领，他曾多次在霹雳盖顶时忍受耳机中电波的强刺激，坚持守机收报。他并非不知这有生命危险。

他对中国人民的奉献，本书中未见一行，可我们记着。一切外国朋友对中国人民事业的贡献，我们都不会忘记。

作者以自己亲身体验及所见所闻，在本书中多方位、多角度地描绘中国解放战争的烽火年代，较多着眼于日常生活，可以视为时代的风俗画。译者是他当年所在的报社的编辑，更易于传达真情实意。我作为同代人读此书，回顾当年的战斗生活，觉得亲切，又催我思考。未曾亲临其境的我国青年朋友，读此书或可一触历史的脉搏。如此则是作者对中日人民友好的又一奉献。

路象麟

1986年夏于沈水之阳

致中国读者诸君

我的小册子《黎明前的洗礼》，这次承蒙各方面的厚爱和努力译成中文了，我喜出望外，深感荣幸。

这个小册子本来是以日本读者为对象来写的，通过自己浅薄的体验向日本读者介绍中国革命的实质和经过，意在进一步加深他们对中国的理解。这如果对于今后日中两国人民友好的发展稍有补益，那正是我的希望和出发点。纪录解放战争时期的文献，中国已经出版很多，许多读者对当时的情况也记忆犹新。我在这个小册子里试图描述不论在何等艰苦环境中对革命满怀胜利信心而战的革命乐观主义，坚定的革命原则性和高度的灵活性，革命大家庭里温暖的同志关系，以及在党的关怀中认真地进行自我思想革命的同志们的形象等等。我的这个愿望如果被读者稍为理解则深感荣幸。

从1939年到1956年，十七年间我的青年时代是在中国度过的。因此，中国对我来说是第二故乡，而且从思想的形成上说，确实是我的老家。

因此，我回国后也一直时刻深切地关注中国各方面的动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过去三分之一世纪，这期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跨越种种困难，在~~国内建设~~国际政治方面获得辉煌的成就，现又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进行勇敢的斗争。这是十分艰巨的政治任务，但我确信勤劳、勇敢而且聪明的中国人民，在久经磨炼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必定能够克服一切困难而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我想起了曾经和我一起生活的中国同志们常说的话：为人民服务。我坚信这正是中国革命的出发点。从牢固地立足于这个出发点上的中国人民，前途充满希望，明天的繁荣富强无疑是注定了的。那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幸福，对亚洲和世界的持久和平也将是有力的保证。

读者诸君，为着实现你们伟大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发扬传统的革命精神勇猛前进吧！革命胜利必将属于你们。

我在日本的一隅也愿意为发展日中两国人民的友好竭尽微薄之力于毕生。最后，衷心祝愿读者诸君健康，幸福，工作成功！

1986年1月于日本宫崎郡于食

日 文 本 序

(摘 要)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已经过去三分之一世纪了。新中国的出现是二十世纪亚洲最大的事件，是世界政治史上应当大书特书的事件。在有着几千年悠久历史，辽阔的国土和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幅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获得成功一事，理所当然地给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带来了勇气和希望。

在中国革命已经成功三十几年后的今天，能够更深刻地理解中国革命的伟大意义。

才疏学浅的我虽然没有能力谈论中国革命的历史，那么对从一九三七年开始的八年抗日战争、以及其后继续进行的四年解放战争中那么多中国爱国者付出生命，整个民族付出莫大牺牲的事情，还是可以谈些见证的，特别是解放战争的整个期间，我和同龄的中国青年一道工作，寝食与共，对于革命的严峻也是有切身体验的。所说解放战争，就是工人、农民和其他民主力量以共产党

为代表，地主、买办和其他反动势力以国民党政府为代表针锋相对地进行的一场革命战争，以辽阔的中国大陆为舞台演出的一场威武雄壮的全民族的活剧，我是以惊奇的目光见识过的。在我眼前的舞台一角上，有过种种事件演出，种种人物登场。那些在革命史的任何地方都没有记载的无名的人和事，的确也是革命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我很早以前就想把我在中国人民中间的长期探索、进而我选择并投身其中的本世纪大事业的一部分体验写出来。这不仅是追忆青春的足迹，抒发怀古的幽情，而是把人们还不甚了解的革命内部的情况以及为之奋斗的人们的思想、感情、生活的片断加以介绍，把同日本关系深长的邻国临产前的一瞬间，奉告关心其事的人们，这才是我的初衷。拙笔文理不通，恐怕连一个轮廓也传达不出。无论如何，也要趁着记忆还没有消失，根据耳闻目睹所得来写写看。记述的顺序，从我接触中国革命开头的日本战败后开始，以前的事略为提到。

我六年前视力丧失，不能读书写字，便把要写的回忆用录音带录下，由我大女儿抄写到稿纸上。在解放战争中结婚又一起迎来新中国成立的妻，虽然也是很想读到本文的，然而遗憾的是三年前便与世长辞了。

另外，文中的中国人名，除二、三个人外，用了真名。日本人我斗胆匿去姓名，这是要于此致歉的。

作者 一九八二年秋

（此处为模糊不清的正文内容，疑似为作者自述或前言，提及创作背景及人物设定，因文字模糊无法准确转录。）

（此处为模糊不清的正文内容，疑似为正文叙述部分，因文字模糊无法准确转录。）

目 录

回顾一个日本伙伴——代序·····	1
致中国读者诸君·····	4
日文本序(摘要)·····	6
战后街头·····	1
走向未知的世界·····	10
大地的点和线·····	23
牛粪和青春·····	34
寿子她们的故事·····	48
反攻·····	60
黎明前的洗礼·····	74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92

战后街头

从东北地区第一大城市沈阳向北京方面去，坐火车往西南方向走几个小时，渡过大凌河，便是锦州市。锦州是辽宁省西部的交通要冲，与盛产煤炭的北票、阜新等地有铁道相通。又是延伸到热河省各地的铁道的枢纽站。锦州很早以前便是繁华的城市，伪满洲国时在此设置锦州省会，日本企业也涌来很多，市内住着大约两万日本人。我在这里的电报电话局供职，到日本战败时已经工作了六年。

到了战败那年——1945年时，生活资料眼见着开始缺乏，人们在仅有的定量供应的大米里掺上也是定量供应的薯类和豆类等代用食品，有时还得忍饥挨饿。这匮乏的生活究竟要继续到何时呢？不满的话是不敢说出口来的，然而谁的心里也感到“一切为了胜利”的大标语是虚伪的。不过，人们如果受到逼迫总会想出对应的方法。火车站前的广场上出现了各种食物的黑市，露天带棚的摊床公然连成一片，生意兴隆。日本人给那里起名叫“所罗门街”。在暗淡的灯光下，人们

走来走去，寻觅各自要买的食物。

大街上，可以看到还没有脱掉孩子气的小兵，还有身体衰弱重新应召入伍的老兵，他们穿着很不整齐的衣服外出。末日的景象越来越明显了。那时，战局对日本不利的情绪与日俱增，日本陷入大陆战线不能自拔，南方战线也失利了，又未能挡住美军在冲绳登陆，非常艰难的局面已经形成。紧接着又是苏联对日开战。越过中苏边境前进的苏联机械化部队，有如大海的怒涛，在其面前再也算不了“精锐”的关东军很快地溃不成军了。对于寄一线希望于日苏互不侵犯条约的日本统治阶层，这是给予决定性的打击。于是，流落在东北地区的大约三百万日本人从此全成了断线风筝。

8月14日，供职单位的上司对我们说，“明天中午有重要广播，务必要听。”这时我对于即将来临的事已有预感。第二天，15日正午，我们住在独身宿舍的七八个人，到看守宿舍的老太太屋里，聚拢在仅有的一台收音机前。广播的杂音非常多，从中听到一种沉重的声调，好不容易才弄清是天皇在亲自讲话时，便倾耳努力去听他讲些什么。广播时间不久便结束了，收尾是把日本战败的事明白地告诉了国民。屋子里出现了一种沉痛的空气，随后一个人的呜咽引得大家都哭起来。为

什么哭，连自己也不清楚。那时，心胸中裂开的洞穴里埋藏着的除了眼泪没有别的。

但是，也就是哭了那么一天。确知是战败了，我们抛开过去的种种痛苦，面向继之而来的时代，向新的起点靠拢过去。

从战败那天开始，我供职的电报课的通讯业务窗口因为无人问津，便突然地停止营业了，我们无所事事。不过，还姑且去上班。我们日本职员想到刚刚过去的事，那种不安的神色是掩饰不了的。相形之下，中国职员的脸色却是从未曾有的雨过天晴的表情。八路军这个名字，直到日本战败前，如果说出口来，就会被怀疑为同谋者，所以都回避着，这回也从中国同事的口中听到了。

战败后，公司因为有积累的退職金，一律每人发给800元。担心亡国的纸币将来会一天天贬值，我们这些住公寓的便商量做点什么买卖。那时在锦州的日本人，原有的，加从热河等内地陆续逃难过来准备回国的，为数已经很多了。不言而喻，战败后日本人全部处于失业状态，日复一日的饮食不得不自己想各种各样的办法筹划。这样一来，锦州市内这里那里和中国人混杂在一起的日本人摊贩急剧增加。其中最多的是卖食物的小摊，但干这行的限于原来就住在锦州的日本人，

因为他们还有点家底，卖掉后可以弄到原料，也还有必要的炊具，自己的住宅也可以利用。其他日本人的营生，是摆旧衣摊卖自己的衣服，有工具的开理发馆，或修理钟表。连这些条件也没有的人，后来由驻在锦州的苏联军队和八路军招募去做工，挣日工资。

却说我们自己做些什么呢？眼下还存有少量的面粉可以做原料，便决定做面团子卖。那馅子如果买小豆和砂糖来做，成本便高了。考虑的结果，是把红薯煮熟后弄成泥做馅。独身宿舍原来的中国厨师在一旁看着我们操作。“这样的东西能卖出去吗？”他露出怀疑的神色，一面帮助我们和面。做出来的面团子大家尝了尝，偏袒着说也是不太好吃。虽然如此，既已做出，只好销售。我们把面团子放在门板上，出两三个人上街去卖。摆摊也存在人缘的问题。我们发现中国人开的饺子馆顾客很多，以为倚着大树得荫凉，便在旁边摆起摊来。饺子馆的生意非常兴隆，顾客络绎不绝。但是，我们这里呢，人们投过来的只是狐疑的目光，谁也不来光顾。过了一个钟头，又过了一个钟头，也还是没有人来赏识，把我们弄得很不好意思。饺子馆的客人见少时，有人到我们这里来买一个面团子，尝了一口便皱起眉头说：“不好吃！”末了是我们拿来的面团子又原封不动地拿